

……独立电影界不同于好莱坞，二者动力不同，目标也各异，也许致富和获取更大权力对某些人来说并非必需，他们首先想推动艺术的发展，同时认为其他一切自会妥善解决。这可能显得有些天真，事情往往并非如此简单。你甚至都不能正大光明地说出它，人们会嘲笑你不食人间烟火。但是，我内心非常固执地相信它，并将永远深信不疑。

——赛厄姆·雷

低俗电影

Down and Dirty Pictures

米拉麦克斯、圣丹斯和
独立电影的兴起

[美]彼得·毕斯肯德 著
杨向荣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6
电 影 馆

低俗电影

米拉麦克斯、圣丹斯和
独立电影的兴起

[美]彼得·毕斯肯德 著

杨向荣 译

Down and
Dirty Picture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DOWN AND DIRTY PICTURES by Peter Biskind

Copyright © 2004 by Peter Biskind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2006

by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2005-01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低俗电影:米拉麦克斯、圣丹斯和独立电影的兴起/
(美)毕斯肯德著;杨向荣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2006.7

(电影馆)

ISBN 7-5633-6130-8

I. 低… II. ①毕…②杨… III. 电影史-美国
IV. J90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024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政编码:271000)

开本:965mm×1270mm 1/32

印张:21.375 字数:520 千字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6 000 定价: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 言

在某种意义上，本书是我回顾 1970 年代历史的《逍遥骑士和愤怒的公牛》一书的续篇。在这个绚烂多彩、洋溢着蓬勃生机的 10 年，我们迎来了那些受过电影学院训练的小子们发起并参与的所谓新好莱坞运动。他们历经毒品、欧洲电影、反战运动的影响，穷尽岌岌可危的制片厂体制的所有资源，试图拍摄出 20 世纪后半叶美国最优秀的电影。新好莱坞运动勉强持续了 10 年左右或者更短，却留下一笔丰富的遗产。这场运动并非某种精神和美学传承者的松散荟萃，它只是独立制片电影现象的一种并不严格的统称。

“独立电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正直”、“想像力”、“自我表现”、“奉献精神”等高尚的概念，同时也会让人想起年轻的电影工作者苦苦奋斗的情景。他们倾献出信用卡上的全部储蓄用来支付演员和剧组的开销，后者不惜以低薪或者完全无偿地投入大量时间来为独立电影服务，他们深信自己在从事一项有价值的事业。正如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所说：“独立制片导演不是为了赚钱才去拍电影。他们即便倾家荡产也要去尝试一番，而自己原本就没有多少积蓄可供挥霍。为此，他们向父母借钱甚至去偷钱，不惜将来举债度日。至于拍出的电影，好也罢坏也罢，毕竟是自己的作品。”

虽然上述说法多少指出了这个沿用已久的概念的核心意思，但远未表达出它的全部真正内涵。独立电影界的生活同时也充满了龌龊、残忍和浅薄。曾经流行过这样一种说法：如果好莱坞像黑手党，独立电影界就像俄罗斯的暴徒。不管哪个世界都是坏

人罩住好人，只不过好莱坞做得手段精巧而已——办完事后还会给你的助手送去一篮水果，而独立电影界却会赏你和你的老婆孩子一记重拳。在大制片厂，你被拘束在一只镀金的鸟笼里，在独立电影界，你被搁置在一个更阴暗、更肮脏、更促狭的洞穴中。虽然谈不上处于存亡攸关的境地，但也鲜有疼爱和关怀，食品和水就更谈不上供应裕如了，而相互倾轧自始至终都很惨烈。在情况相对严峻的日子里，耗子们（说得好听点，姑且称之为老鼠吧）就会互相噬咬。大家谁也无处可逃，所以既没有缓冲的余地，同时也孤立无援。人们的所作所为比在好莱坞还恶劣，却逃脱了惩罚。

写《逍遥骑士和愤怒的公牛》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从经过重重伪装并被拔高、反复提及乃至欣然当作事实接受的回忆录中最厚实的地方开出一条道路来。相似的情景在 1990 年代又要重现了，不过敌人换成了九头怪蛇：谎言、恐吓和历史视角的阙如。媒体报道的表面现象与幕后实际发生的真实情况之间的错位，好莱坞堪与华盛顿媲美，如果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话。因为电影业甚至包括低一档的独立电影界最大的迷惑性都出自娱乐报道，它犹如一张毯子，能把任何不时露出苗头、离经叛道的创意捂死，那些话题缺乏哪怕偶尔能激起政治记者激情的吸引力。好莱坞人有自己的内部生活圈子，常常联手封锁内情的泄露。当他们发生冲突的时候，如果某位记者有幸捕捉到经历了一场激战而愤愤不平的演员，也许会捅出那么一点真相。然而，无论在拍摄现场和剪辑室里发生过多么残酷的一幕，等电影公映的时候，有关各方都会达成某种默契：散布齷齪的消息对谁都没好处，尤其无助于眼前最关键的电影保护工作。那些也许在数周前还给对手放血的主角们，面带刚刚摆平的微笑出现在电视上，现场回答埃里森·安科(Allison Anchor)的访谈，口气像健壮的运动员般谦虚而又模棱两可地说：“我有时把它看作是一场游戏”，或者“我的对手也

挺有实力的”。如果影片搞砸了，根本不会有人在乎在拍摄过程中浸透了多少鲜血。如果影片反响不错——荣获奥斯卡提名，获得高票房收入，他们又会变成多情的鸚鵡。不管怎么样，真相的获得犹如昙花一现，很快又会变成旧闻，被下一部即将发行的大片的宣传造势活动扫荡在一边。

米拉麦克斯公司，在某种意义上也包括圣丹斯，跟独立电影界一样不乏这样的故事。为了写作本书而安排采访的许多导演（在职）和员工都不肯说出双方的真相。每年1月举办的圣丹斯电影节是独立电影界的一件大事。导演们会把他们的拍摄计划安排得恰到好处，让影片及时出笼，以便电影节主席杰夫·吉尔莫(Geoff Gilmore)在前一年秋季就能欣赏到。类似的电影节不止一家，比如特柳赖德(Telluride)和多伦多电影节等，但圣丹斯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展映独立电影的地方，是发现人和被人发现的最好去处。在那里可以有机会跟好莱坞的大腕套近乎，建立同行关系网。塔伦蒂诺谈到向电影节提交《落水狗》(*Reservoir Dog*)的情景时这样说：“我这辈子从来没有那样狂热过。我们一定要参加，一定要参加，一定要参加。我们像每个美国独立导演一样为之备受煎熬，最后变得越来越莽撞，脑子里朝思暮想的只有这一件事。”如果作品遭到拒绝，你就重回便利店或社会工作学校去吧。并且，你一旦错过圣丹斯这个门槛，你就享受不到它的各种工作室提供的好处或者悉心关照了。罗伯特·雷德福(Robert Redford)作为这一机构的领袖的记录乏善可陈，但他似乎很少受到媒体的恶评，特别是在他开始裹上圣丹斯这面旗帜之后。有过一次例外，那是在1991年，笔者写了一篇批评文章发表在《首映》(*Premiere*)杂志。那个时候我还能采访得到雷德福，但是他却对那件事念念不忘，像个快要淹死的人般憋着一肚子的怨恨，拒绝配合我这本书的写作，而且还多多少少地为我跟在他手下工作的某些关键人物接触设置障碍。

还有温斯坦兄弟哈维和鲍勃经营的米拉麦克斯。他们英名卓著,同时也以办事无赖和无情闻名业界。确切地说,米拉麦克斯公司现在不是一家独立电影公司,但它曾经是,而且是非常晚近才踏进这个领域而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巨人。提到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人们往往会拿出一些常备的说法。比如:“他对电影充满激情。”或者:“他可能不好相处,但那纯粹是为了工作。”说这话人的眼珠会躲躲闪闪。尽管本书大量的引语都有明确的出处,但也有许多没有注明来源。在本书出版前,哈维同意保留那些没有注明来源的说法。哈维就喜欢在媒体上引述一些不说明来源的谈话,这意味着这个无赖还保留着最后一个庇护所,就像一把在夜色掩盖下挥舞的匕首。没错,在一个理想世界,资讯的公开应该是完全自由的,不用担心遭到打击报复。很不幸,我们没有生活在一个理想世界。

米拉麦克斯公司每年发行的影片是好几家制片厂生产总数的两倍,由于产出数量巨大,该公司是迄今为止纽约城聘用一线重要演员和二线人员最多的公司,它在洛杉矶还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员工们担心会因为讲了什么而丢掉饭碗,认为这样会自行断了将来再找工作的路子。导演们则害怕如果站在对温斯坦兄弟不利的立场,他们可能接不到下一部妮科尔·基德曼(Nicole Kidman)主演的炙手可热的影片,或者索性什么片子都没戏。编剧们则顾虑自己刚写成的剧本能否卖得出去。演员们担心他们可能在即将拍摄的拉塞·哈尔斯特罗姆(Lasse Hallstrom)的片子里捞不着那个被觊觎已久的角色。据导演詹姆斯·艾弗里(James Ivory)说:“大家都怕讲出去。导演、男演员、女演员以及其他所有最终可能会又一次落到他手中的人,那些即使有过可怕经历但还想跟他再拍一部电影的人,都不会讲出真相的。”科恩兄弟也许是当今最棒的独立电影导演搭档,最近投资制作一部叫《圣诞坏公公》(*Bad Santa*)的影片,该片由鲍勃·温斯坦(Bob

Weinstein)的米拉麦克斯的分公司帝门(Dimension)公司负责监制,比利·鲍勃·桑顿(Billy Bob Thornton)主演,特里·兹维戈夫(Terry Zwigoff,《碎屑》[*Crumb*]、《魍魉世界》[*Ghost World*])执导。发生了几次难堪的争吵后,鲍勃解雇了兹维戈夫,请另一个导演重新拍了一遍结尾。(兹维戈夫随后又回来执导该片。)科恩兄弟中的某一位或者两人多次很不客气地声明:“我们从业来一直避免跟米拉麦克斯公司打交道,原因就在这里。”科恩兄弟跟媒体打交道就像一个在牙医钳钻下的病人,但这次他们异乎寻常地保持沉默,即便是为了他们自己。他愿意澄清这一声明吗?“无可奉告”,伊桑·科恩(Ethan Coen)说。他对《圣诞坏公公》竣工后有什么评论吗?“没有。”他会等影片发行后再发表意见吗?“不。”有人问:“跟乔尔谈话有什么意义吗?”“没有。”虽然很多人都在私下诋毁温氏兄弟,但鲜有导演会像斯派克·李(Spike Lee)那样说:“我会说实话的,我可不怕那狗娘养的胖东西,他没那本事把我从业界排挤出去。”

温氏兄弟对那些诋毁他们的人会立刻诉诸公堂或者以之相威胁。每当一个重要员工离开公司,或者当兄弟俩平息了一桩讼案时,在离任或者进入公司签订合同时会跟圣丹斯一样常常附有限制性条款,不许人们对外泄出内情。如果温斯坦兄弟觉察到某篇批评文章即将出笼,或者听到有人破了不作证的游戏规则,米拉麦克斯的评论家们就会像一群蝗虫般从桌上飞起来,据说在情况能够控制之前还会动用威胁手段。他们还尤其擅长把坏消息说成好消息。有人问,《对话》(*Talk*)杂志是不是办失败了?公司损失2700万美元?回答是这只会让哈维“回到他的本行上去”。那么《纽约黑帮》(*Gangs of New York*)是否赔了血本?米拉麦克斯不可能受损,公布的预算只有1500万美元。米高梅害怕投入泡了汤,与米拉麦克斯合拍《冷山》(*Cold Mountain*)时突然撤资,给这个日子艰难的重要的小公司留下一个9000万美元的烫手山

芋？他们会解释说不会有问题的，成了唯一老板后米拉麦克斯赚的钱可能会更多。作为电影业的里兹·古布曼(Lizzie Grubman)，哈维活像一名喝醉酒的司机，开着车越过道路护栏，撞伤路边的行人后又发疯似的掉过身回到车流中，向近在咫尺穿越马路的人咆哮着把车刹住，这时他会冲过去抓住前方的那个孩子，而且高高地举起来让大家看，炫耀他挽救了一个生命。

但是，温斯坦兄弟是很聪明的，他们不会一味借助大棒的威力。他们还会亮出胡萝卜，偶尔让得宠的编剧乘着米拉麦克斯的喷气式飞机四处周游，用精心准备的聚会俘获人心，还会邀请新闻记者提前观看影片博取舆论的声援。10年来，温氏兄弟日益精于利用媒体为他们的生意开道。1991年，我在《首映》杂志工作时，奉命写一篇关于该兄弟的调查性文章，当时他们的很多反常做法已经臭名昭著。我还没有来得及打出一个电话，米拉麦克斯就威胁要撤回杂志广告从而动摇了出版商的决定。我记得接下来哈维给《首映》写专栏文章，由我来做他的发稿编辑。强力曝光？早就被抛到脑后了。

我在写这本书期间——完全处于周密监控之下，可谓既愉快又艰难，我想——接到一个电话，邀请我去格林尼治村375号三楼米拉麦克斯的办公室跟温氏兄弟见个面。哈维显得很不高兴，我说无意刺探他的私生活——1990年代毕竟与1970年代不同了，毒品、性和摇滚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充当创作的刺激品或者职业的大敌——但是他从四处打电话通风报信来投其所好的情报员嘴里得到消息，说我正在四处嗅探别人的隐私。

米拉麦克斯公司那几间办公室透出一股让人焦灼不安的氛围。那里会集了不少既聪明又善良的人，比如宣传协调部的副主管马修·希尔茨克(Mathew Hiltzik)；有些人与米拉麦克斯已有多年的交往，比如营销专家阿瑟·曼森(Arthur Manson)，他的形象迥异常人，长着一头浓密的白发，在业界颇受爱戴；在公司已经待

了15年的资深员工欧文·赖特(Irwin Reiter)谦逊的微笑和开朗的表情顷刻间消解了你和他之间的壁垒。我不禁认为这里的员工可能没有传说的那样糟糕。但是,有那么一些人可就不同了,他们从桌子上方仰起脑袋久久地盯着你,眼神恍惚不定,哑然地等待着什么,就像扔到大海的瓶子里装着的信息。这里让我想起那部老电影《致命时刻》(*The Desperate Hours*)。影片讲述一个精神病人劫持了一家老小作人质,警察好不容易赶到家门口,询问惊慌失措的母亲:“一切都正常吗,夫人?”这位母亲苦笑着从紧闭的齿缝里挤出一句话:“一切都正常,长官。”这时她的眼睛里迸发出惊恐万状的神色。

哈维坐在一张巨大、光滑、泛着深红色光泽的木质办公桌后面。虽说花了很长时间,但他最终还是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派头:上身穿一件黑色高尔夫衬衣,敞开的衣领里露出1999年圣诞节大病后做气管切开手术时留下的疤痕,深色的裤子用宽吊带系着。我无意中瞥见靠墙角放着的棒球杆。他在琢磨我心思的同时用那种已经成为自己标志的自嘲式幽默迅速缓和了敌意。他大声喊道:“马修,进来,该你来批判了!”鲍勃看上去郁郁寡欢,仿佛总在沉思什么,无精打采地窝坐在办公桌前方左侧的一把椅子上,扮演着凯列班的角色,哈维则相当于普洛斯彼罗(Caliban 和 Prospero,皆为莎士比亚剧《暴风雨》中的角色——中文版编者注)。我深陷在一个黑色沙发里,低得需要仰视他,这一切让人强烈地联想到墨索里尼。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危险气息,仿佛轮胎着火时散发出的味道。我觉得自己就像那些描写炸楼的电影中的某个家伙,比如《虎胆龙威》(*Die Hard*)里的布鲁斯·威利斯(Bruce Willis),在小心翼翼地避免切错某根导火线,应该切断那条红线而不是黄线,生怕把他们的坏脾气引爆。

不过,只要跟哈维待哪怕片刻工夫,你都会感觉到他身上洋溢着某种非凡的魅力,与此同时他又像一个动辄怒火张扬、让人

感到极不安全的火炉，里面同时盛放着自恋和自嘲两种东西，犹如两个力量、智力、毅力完全对等的魔鬼。无论听他讲多长时间，都会有一种持久的愉悦感，但也会遭受他那无情的傲慢气质的打击，被那种尼克松式虚伪的仁慈、雄辩、自怜、多愁善感所击溃。

接着哈维开始以出版商的身份——他还经营着多家米拉麦克斯书店——抨击我的写作计划，装得像是替我着想的样子，说我写这种书根本不赚钱。如果我是那种在鸡尾酒会上被人赞扬一下就感到很满足的人，事情就好办多了。从本质上讲，那种为人是很失败的，当然我也是很失败的。为了做比较，哈维提到几本米拉麦克斯出版、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书，然后询问：“你到底想写什么？”他猜对了——他在寻找和推出热门选题方面有着令人折服的本事——我是在悄悄酝酿一个写作计划，并且透露给了他。自始至终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傻瓜，任由他操纵和玩弄。哈维对我提到的写作计划显得很振奋，表情骤然开朗起来，大声说：“真是个不错的主意，可以赚上几百万啊。让我们来做吧，可以吗，鲍勃？你干吗不索性放弃目前写的这本书直接做这个呢？”我拒绝了，当我强调自己其实很不走运时，他似乎真心替我感到难过。

圣丹斯和米拉麦克斯绝非异数。在电影业，人人都想亲自控制传媒。但是至少部分是由于他自己手中也有期刊——那时《对话》杂志还在蹒跚学步，哈维对《愚人村》(*Gotham*)杂志和《洛杉矶机密》(*Los Angeles Confidential*)也表现出某种兴趣——哈维的份额看上去不小。最后看来，哈维仍然比雷德福高明一筹，他信奉堂·科莱昂(Don Corleone)的教诲：“把你的朋友拉近一些，把你的敌人拉得更近一些。”他决定坐下来接受一个系列采访。对此，我还是心存感激的。我对那些已离开米拉麦克斯的员工们同样心怀感激，因为我无法保证依据“证人保护项目”(Witness Protection Program)给他们提供庇护，我接触过的人中有害怕讲出来

的,但更多的人还是答应了我的请求,要么做了录音,要么不做录音,要么二者兼做,我同样十分感谢他们。

我要诚挚地感谢琳达·奥伯斯特(Lynda Obst),她是我认识的对好莱坞电影最敏锐的参与型评论家,也是一个才华卓著的作家,当我犹豫不决、没有把握能否完成本书写作计划之际,她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还要感谢朋友和同事们对我的帮助,《首映》(*Premiere*)杂志社的老同人们现在已飘散在全国各地,包括苏珊·莱恩(Susan Lyne)、雷切尔·阿布拉默维茨(Rachel Abramowitz)、科里·布朗(Corie Brown)、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南希·格里芬(Nancy Griffin)、霍利·米莱亚(Holly Millea)、霍华德·卡伦(Howard Karren)、吉姆·马斯特斯(Kim Masters)、克里斯汀·斯皮奈斯(Christine Spines)、马克·马尔金(Mark Malkin)、卡尔·布罗姆利(Carl Bromley)、詹姆斯·格林伯格(James Greenberg)、迈克尔·谢普利(Michael Cieply)、查尔斯·莱昂斯(Charles Lyons)、丹娜·哈里斯(Dana Harris)、戴维·卡尔(David Carr),研究员斯蒂芬·海德(Stephen Hyde),这里还应包括许多独立电影界的活动家,未能出现在这封感谢书里,他们曾热情地主动跟我联系。不过,必须强调的是,本书涉及的观点由我自负文责,与他们无关。

萨拉·伯什特尔(Sara Bershtel)和莉莎·蔡斯(Lisa Chase)阅读过本书手稿,从编辑的角度提了许多建议,令我受益匪浅。《名利场》(*Vanity Fair*)的编辑布鲁斯·汉迪(Bruce Handy)也提出过不少忠告。

我的编辑、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的鲍勃·本德(Bob Bender)以及我在ICM的经纪人克里斯·达尔(Kris Dahl)一如既往地对我慷慨相助。我还要感谢妻子伊丽莎白·赫斯(Elizabeth Hess)和女儿凯特(Kate),她们经常把甜点和牛奶放在我办公室的门前。

目 录

前 言	(1)
-----------	-----

绪 论 尚未结束的故事	(1)
-------------------	-----

第 1 章 美国制造 1989	(28)
-----------------------	------

罗伯特·雷德福孵化出自己的学院,但是却把他培养的小鸡们逼得发疯,最后,《性、谎言和录像带》挽救了一个他从来就不以为然的电影节,从而把米拉麦克斯推上了征服世界的旅程。

第 2 章 愤怒的艺术家 1989	(72)
-------------------------	------

温氏兄弟恐吓他们的员工,把《性、谎言和录像带》由艺术电影划归到综合类,与此同时,那位圣丹斯小子几乎让自己的学院屈尊走下凡尘,与悉尼·波拉克竞争史蒂文·索德伯格的下一部影片。

第 3 章 冒险事业 1990—1992	(113)
----------------------------	-------

米拉麦克斯陷入自由落体态势,托德·海恩斯和克里斯汀·瓦尚发起“新酷儿电影”运动,昆汀·塔伦蒂诺在圣丹斯放出他的狗,宾厄姆·雷和杰夫·利普斯基创办十月公司。

第4章 买卖游戏 1992—1993 (156)

昆汀·塔伦蒂诺跟温氏兄弟一起作好规划,后者把他的公司(如果不是灵魂的话)变卖给了沃尔特·迪斯尼,而罗伯特·雷德福把索德伯格遗弃在神坛上。

第5章 美梦成真 1993—1994 (199)

米拉麦克斯拿贝尔纳多·贝托鲁奇开了一次涮,独立电影《疯狂店员》和《打猴子》获得最后的欢呼声,昆汀·塔伦蒂诺以《低俗小说》赢得戛纳的一片赞美。

第6章 昆汀建造的大厦 1994—1995 (239)

十月公司把杰夫·利普斯基赶到大街上,迪斯尼告诉米拉麦克斯不要去碰拉里·克拉克的《半熟少年》这块烫手山芋,昆汀·塔伦蒂诺已成为温氏兄弟的米老鼠。

第7章 打造声势 1995—1996 (282)

哈维·温斯坦失去《闪亮的风采》却得到了《弹簧刀》,并且拯救了《英国病人》;而《四个房间》几乎使圣丹斯“92届”的几个人分崩离析;十月公司也有所斩获。

第8章 与鲨鱼共泳 1996—1997 (324)

帝门向黄金票房狂飙猛进。罗伯特·德·尼罗对哈维·温斯坦提交的几页剧本不予理睬。十月公司卖给了环球公司。史蒂文·索德伯格跌到谷底。

第9章 埃斯和加里 1997 (365)

两个来自波士顿的小子马特·戴蒙和本·阿弗莱克推出《心灵捕手》,与此同时,十月公司用《使徒》击败了米拉麦克斯并发现了《幸福》。

第 10 章 穿越梦想 1997—1998	(406)
米拉麦克斯拍《恋爱中的莎士比亚》求助于银行,但却遭到自己员工的起诉;斯派克·李对昆汀·塔伦蒂诺的《杰基·布朗》说三道四;宾厄姆·雷一伙人失去了《幸福》。	
第 11 章 坏中尉 1998—1999	(450)
斯科特·格林斯坦卖掉了十月公司,哈维·温斯坦以《恋爱中的莎士比亚》获得了一项奥斯卡奖,他把罗西·奥唐纳和 M. 奈特·沙马兰弄哭了,但却在迈克尔·埃斯纳那儿遇到了麻烦。	
第 12 章 纽约之王 1999—2000	(496)
哈维·温斯坦与蒂娜·布朗陷入情网,后来差点被一场大病要了命,他不仅骂哭了乌玛·瑟曼,还逼得马丁·斯科塞斯差点发疯,而史蒂文·索德伯格打破了《毒品交易》的僵局。	
第 13 章 远逝的爵士乐 2000—2001	(538)
史蒂文·索德伯格成为一个人的圣丹斯;哈维·温斯坦揍了记者一顿,并中止了比利·鲍勃·桑顿的导演生涯,还蒸发了托德·海恩斯。	
第 14 章 诸神与怪兽 2001—2002	(581)
詹姆斯·沙姆斯和戴维·林德接管焦点公司,把克里斯汀·瓦尚和托德·海恩斯从美国影业公司的桎梏中拯救出来,米拉麦克斯试映《芝加哥》取得好成绩,却让马丁·斯科塞斯备受屈辱。	
结语:甜蜜的未来	(626)
附录:人物简介	(647)

绪 论 尚未结束的故事

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大制片厂对于如何顺应青年文化市场来拍电影感到无所适从,于是转而求助年轻的导演帮他们出主意。同样的情景在1990年代又一次重演。这代人一出场就拿出新颖、独特、成熟的作品。美国电影经历了长达10年的平淡无奇之后,在他们手中再次得到复兴,这是自1960年代以来第一个真正的美国新浪潮运动。

——爱德华·诺顿(Edward Norton)

1979年11月一个干冷的清晨,罗伯特·雷德福这位1970年代最耀眼的明星,在家里举行了一场为期三天的导演和艺术专业人士参加的会议。那是一幢用粗木材建成的滑雪别墅,高高地矗立在犹他州普罗沃峡谷(Provo Canyon)北福克(North Fork)的蒂姆帕诺戈斯山(Mount Timpanogos)的斜坡上。这时,与《逍遥骑士》(*Easy Rider*)横扫美国电影并引发1970年代的好莱坞革命正好相距10年。那场运动改变了一切——或者至少看上去如此。在那个非同寻常的年代渐近尾声的时候,《克莱默夫妇》(*Kramer Vs. Kramer*)成为那年票房收入首屈一指的影片,打破了1亿美元的票房记录。鲍勃·福斯(Bob Fosse)的《爵士春秋》(*All That Jazz*)、弗朗西斯·科波拉(Francis Coppola)的《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也同样获得成功。那一代最伟大的影片之一,马丁·斯科塞斯的《愤怒的公牛》(*Raging Bull*)仍在生产线上,但是迈克尔·西米诺(Michael Cimino)的《天堂之门》

(*Heaven's Gate*)也同样在制作之中。这就意味着,那 10 年间有着四通八达的道路指向的智慧圣殿很快就要倒塌了。那一年看电影的小子们将会看到的首选影片还有《星际旅行》(*Star Trek*),其次是《洛奇》(*Rocky*)、《惊悚艾米提威镇》(*The Amityville Horror*,又译《鬼哭神嚎》——中文版编者注)、《10》、《巴克·罗杰斯在 25 世纪》(*Buck Rogers in the 25th Century*)、《飓风》(*Hurricane*)和《陨星》(*Meteor*)。

新好莱坞运动在 1975 年左右画上了句号。那一年,胡志明的军队开进了西贡,迈克·奥维茨(Mike Ovitz)创建了 CAA,罗伯特·埃文斯(Robert Evans)让出派拉蒙主管的位置,环球公司发行了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的《大白鲨》(*Jaws*),这是好莱坞的第一枚重磅炸弹。到了那个 10 年的后半期,曾经高涨的民权运动以及支撑着新好莱坞电影的反战运动浪潮开始退潮,堆满制片厂电影垃圾作品的肮脏的浅滩开始大面积裸露出来。当罗纳德·里根的海啸横扫眼前一切之际,坊间已不再流行毛的思想。《华尔街日报》战胜了小红宝书。边际供应经济学取代了人民的权力。那些为反战而战的婴儿潮一代开始进入中年,准备好在下一个人口浪潮中被边缘化。继 1980 年代贪婪的唯我一代后(me-generations)又出现了 1990 年代的“X 一代”(Gen-Xers,“X 一代”在美国指的是 1965 到 1975 年出生的人——中文版编者注),或者“懒鬼一族”(Slackers,也属“X 一代”,主要指其中那些学识过高、窝在大学多年不愿毕业出社会的人——中文版编者注),他们对 1960 年代的嬉皮士(the Yippies)和 1980 年代的雅皮士(the yuppies)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在好莱坞,派拉蒙的新电视体制取消了电影小子们的庇护所,他们就像杰克·尼科尔森(Jack Nicholson)的《飞越疯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中的兰德尔·麦克默菲(Randle McMurphy)一样随着药品手推车一起消失了。大制片厂的首